

第三單元：如何得到幸福、如何增進彼此了解？

男主持人：在剛剛的一個段落裡面，淨空法師以及劉牧師都跟我們提到，快樂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，就是怎麼樣以愛傳播這個愛，尋找到真正的愛。劉牧師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，愛就是要與上溝通，與兄弟們之間有一個很好的交通，能夠傳播出這個愛。淨空法師也提到，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是溝通管道不暢通，所以造成我們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衝突、緊張跟不和諧。不同的族群生活在一起，其實好像我們人體不同的器官一樣，有時候是我們的眼睛跟耳朵，手跟腳，我們怎麼樣可以有比較好的和諧，讓我們更簡單、更協調的來做我們想要做的動作，我想這個動作就是心靈的平安跟喜樂及寧靜。首先請滿神父跟我們講一下，以您的觀點，我們可以怎樣來做，讓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團體之間，怎麼樣來促進這種和諧的發展。

滿神父：第一，如同剛才我們說的，愛要從上而下來，我們也需要愛。比方說，在場的每一個團體、或是每一個宗教，我們也可以多多祈求愛下來，這是我們需要的。如同您說的彼此之間的，我想今天這樣的一個座談會是很好的一個例子。宋朝的時候是不可能的，不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佛教，也不是那個時候沒有基督教，而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交通沒有現在那麼方便。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的人，還是有一個造就，就是真正的把「天下一家化」。如同今天那樣子，面對整個世界也可以合作，這樣一方面我們可以祈求有更大的愛心，真正的要普照。同時，我們也應該多多用現在的方法，彼此認識，互相幫助，使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也能得到這樣的幸福。

我們最近也有很多的例子，在台灣地震的時候，就看到不分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，那個時候還有社會上很多人就是這樣的合作，來互相幫助解決問題。我們面對世界和平，我們也面對生態學，比方說空氣污染，已經有許多的地方有過這樣的合作。我知道法師曾經在台灣我們天主教的神學院教過書，這樣宗教跟宗教之間的對談，宗教跟宗教一起的合作，我們不是今天才開始。可是我覺得這是千禧年，二十一世紀的開始，我們還是要做得更多。要不然我們好像在太空船上，如果太空船員彼此吵架的話，整個任務都有危險。所以我們人類在這個地球上，除非我們真的能夠彼此相愛和睦，一起互相勉勵，繼續不斷在歷史前進，帮助大家解決問題。

男主持人：我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，其實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，您提到這是一個開端。接下來想請院長跟我們講解一下，怎麼樣來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跟認識。因為我們彼此在做不同的努力，剛才滿神父講，應該增加彼此的了解跟認識。在這樣的前提之下，是不是我們彼此努力能夠更好的做一個整合，請院長跟我們講解一下。

伯格院長：神父已給我們答案，當他說我們必須彼此認識，我可以給你一個有趣的世界性經驗。有一些在聖地牙哥的教會兄弟們，當我們到聖地牙哥，我們拜訪那兒非常小的觀音寺，去燒香。距這廟幾棟房子的距離，成立了一個宗教團體，他們除了自己之外強烈反對每一個人。所以，當他們看見我們戴著十字架，走進去向觀世音菩薩禮拜，他們有一點困惑和覺得奇怪。而在幾星期前，他們向我們的一些兄弟挑戰，說你們是基督徒，為什麼你們去廟裡，為什麼你們供香。他就解釋說，如果這裡只有一個寺院，那麼所有的寺院都是我們的寺院，所有的教堂都是我們的教堂，所有的禱告都是我們的禱告。這個團體其中一個年輕人，他非常興奮，他說你是

指在你的宗教，你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做禱告嗎？他回答說：是的。於是他說，我希望我們的宗教就像那樣。這顯示出我們人類自然而然的就會彼此互相關愛和尊敬對方。所以我想有一件事，我們必須去學習去做，就是學習一起禱告、禮拜，並且學習尊重和愛敬其他禮拜形式。禮拜是發自於我們的內心，反感來自頭腦，這頭腦糾結太多紊亂的思想。正如你走進一位朋友家，當你看到他關愛、並尊重他的父母親，自然的你也會尊重和喜愛他們。因為你會想，他們一定是很好的父母，所以能得到我朋友這樣的愛戴。所以，當我們的心靈轉向更高的東西，超自然的事實真相，我們所做的不是直接的降低，而是直覺的提升。然後我們就能真正明白，我們對此感覺如何。這是非常美妙的，當我們聽到基督教聖歌唱著：耶穌，我多麼敬愛您，您美妙的愛，您的偉大。同樣的，也是非常美妙的，在寺院裡，聽到念阿彌陀佛的唱誦聲，及有關淨土方面令人振奮的字詞。例如，正如同我們說：「我相信耶穌，我相信先知默罕默德的啟示，相信摩西的啟示。」聽到這些字：「讓我們歸依聚集在蓮池海會中的佛菩薩聖眾」，令我感到興奮。我們可以一起來做，這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。

女主持人：您所說的就是要去做，去實踐它，而且您相信愛是人類的天性，是好的天性、道德，所以您所說的就是我們必須要按照人性的道德來行事。

淨空法師您說要用教育的方式，剛才院長說自己要身體力行去做，去實踐這個愛，您說用教育的方式。我相信教會其實是社會教育的機構，在某一個層面來看，可不可以請您在這方面多做闡釋。

淨空法師：院長剛才所說的，我們完全做到了。我在新加坡，印度教的教堂、錫克教的教堂，我進去我也跪在下面拜，他們的信徒看到了非常感動。有些我們佛教的人問我，你為什麼這麼做？我

看到他們的神就是諸佛如來，決定沒有兩樣。我敬諸佛如來，他們所供奉的神，我是平等的禮拜、讚歎、供養，決定沒有一絲毫的分別。這是把九個宗教團結在一起，把界限突破了。

教育要落實就是要做到，不是口說，口說的這個教育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佛常常教我們「為人演說」，演是表演，做出來給人看，你才能教人，是這樣的。做出來，人家有疑問提出來，我們給他解釋說明，那叫「說」。不是單單在課堂裡講經說法，那沒有用的。如何把經典裡面所說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落實到我們的生活，落實在我們的工作，落實在我們處事待人接物。

我們的心量要拓開，我們今天至少要有一個觀念，要愛整個地球。愛整個地球能不能解決問題？不能解決問題，你不愛別的星球，還有星際戰爭，還是麻煩。所以佛的愛是盡虛空遍法界，你的問題才能解決。單單我這個區愛，那個區不愛，問題就會產生。我愛我的佛教，不愛其他的宗教，宗教有衝突，宗教有戰爭。我愛我的族群，不愛其他族群，族群裡面發生動亂。所以這個愛是平等的、是廣博的，決定沒有界限。這個愛是神的愛，這個愛是佛的慈悲。神是誰？神就是我們每個人自己。佛菩薩是誰？佛菩薩也是每一個眾生自己。你覺悟了，佛家講覺悟了，眾生就成佛；迷惑了，佛就變成眾生。所以佛家講完全平等，這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。

劉牧師：今天這個演講，我想我們要產生的，不是兩分鐘身體健康法、三項幸福的家庭祕訣，或是五項什麼，我想大概不是這樣。我在想這只是一個對話，要緊的，對我的信仰來講，剛才講神的問題，我在想還是回到悔改。假如我們不願意悔改，只是表面的說我們的愛，當然我想九二一的大地震，每個宗教都發現我們應當愛我們骨肉至親。剛才已經講了，不只是土耳其，是各地方人類的愛。可是問題就是剛才我講的「我就是沒有辦法愛，我知道要愛，就

是愛不下去。」那些離婚的人原來要結婚的時候，不是都說愛？有一個電影明星，她結婚七、八次，每次都說：「我給予他我永恒的愛」，兩年半。「我這次給你的愛好像這羽毛在柏油上面，就是拔不開。」三年照拔。

所以這個愛還是根本。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，他說我知道，他用神的兒子耶穌流血捨命，這樣才真正說：主，我這個愛。假如沒有這個偉大的愛，我的愛到底是有限。所以剛才我那個例子「愛」，我們每天在吃維他命C、維他命什麼東西，可是我們就忘記吃維他命L。L從哪裡來？不是自己製造的。自己製造的L，還是有人的成分。那個純真的愛，耶穌在十字架上說：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知道。」所以愛要饒恕，我們族群當中要饒恕、接納。饒恕是最難的，可是假如我們不饒恕，我們每個人都掛鉤。《聖經》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三十節這樣說：「這世界的王將到，可是這世界的王在我裡面逃不出來。」耶穌說：「在我身上找不到可以掛鉤。」今天你我每個人都掛鉤，所以我們要愛愛不出去。怎樣把這個掛鉤拿掉，這要饒恕。怨恨嗎？要饒恕。他說不是不能生氣，可是生氣不能到日落。就是你生氣要有個結束，可是不能犯罪。我們生氣的時候，我們怨恨的時候，就是常常抓住。

所以講到我們外面的時候，我還是想到最後還是裡面。《聖經》裡面一個撒該的故事，撒該是一個財主，有一次耶穌過去的時候，他爬到樹上要看耶穌。耶穌說：「撒該快快下來，我今天要到你家裡。」人家說怎麼耶穌到一個罪惡的家裡？可是因為耶穌去的緣故，這個撒該說：「主啊！你到我家裡，我要把我一半的財富給窮人，若是我訛詐了誰，一倍賠四倍」。我就發現撒該在接待耶穌的時候，他的生命找到了，他是真正神創造。他知道怎麼處理財物、幫助窮人，他知道怎麼樣和人的關係。他和自己和諧的關係，和神

和諧的關係，和人和諧的關係，我想這是我們追求的。

目前我們能做的，就是每個宗教許多好的，我們去做。可是根本最重要的愛，不是出於我。感謝主！剛才滿神父提到，我們還有聖神幫助。神就是知道我們不行，所以才差遣他的聖子耶穌，他離開的時候說：我要求神，父神就賜給我一個寶貝，祂永遠與我同在。那個才是要真正幫助我。我不行的時候說：「主啊！幫助我，一點點，主漸漸改變我。」可是方向先對才有改變，假如方向不對，在一個人的作為的改變，最後還是說安康，可是安康最後不是自我。

剛才我們有講到更深的是我怎麼樣來看神，在我這個形相，神要我們管理這宇宙，生態各方面，還有對人的關係，用神的眼光來看你，不是用我的眼光。用我的眼光，「我不喜歡，我不怎麼樣」，可是我看神的眼光，每個都是神所創造的，都是那麼美，希望都恢復到神創造我們的形相，這是我心中的負擔。

原來我是學工程的，可是神呼招我，就是在心靈的世界怎樣幫助人，然後這個人和主連上以後，主的心意要他怎麼做，和痛苦的同胞一起痛苦，愛那些不可愛的。所以整個《聖經》裡面，整個律法兩件：愛神、愛人，就是這樣。你受神的愛去愛人，這是我深深的負擔。

男主持人：我們今天早上聽了四位宗教領袖，跟我們講解現代人遭遇到的苦悶，怎麼樣來解決，讓我們有很大的啟發。我想有很多很多的共通點，最基本的就是：為什麼我們會苦悶？是因為迷失了自己，迷失了自性，迷失了自己所來的來處，從哪裡來的。怎麼樣去尋找這些快樂，一個很重要的方法，就是經由教育的方法，不管是遵循上帝的教育，重畫上帝的畫像，或者是佛陀的教育，尋求內心的平等和寧靜，不要為外界所干擾、所引誘。我們各依著不同

教派的教育，慢慢來修正自己的行為，讓自己能夠離開迷失的狀態，去尋求一個永恆的愛，這是很有意思的。

接下來四位也都提到，我們之間，不同宗教、不同教派之間可以怎樣來做，一個很重要就是對彼此之間有基本的了解跟認識。除了在資訊上的了解跟認識之外，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，就是我們要實際去做，要身體力行的來做，我們怎麼樣去了解、愛我們自己的弟兄，也去愛其他的弟兄，我想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大家都能夠把上帝的愛、佛陀的愛、菩薩的愛、聖母瑪麗亞的愛，都領受下來，然後傳播給大家。

四位領袖跟我們開示很重要一點，就是我們其實在很多地方就像手跟足、眼睛跟鼻子，不見得要爭哪一個好、哪一個不好，而是我們怎樣在這個地球上能夠和諧共同的相處，這是一種包容性的，而不是一種排他性的。非常感謝四位領袖給我們這麼好的解釋跟了解，讓我們知道，我們跟你們、我跟他，甚至我跟草木、我跟大自然這個環境，再擴展到我跟這個宇宙，或者是我跟過去、我跟未來，都是緊密不可分離的。當我們有一個對自己很拘束的定義，我就是我、你就是你，我是中國人，你是美國人，之間有這麼多的不同；而不去看我們之間根本的共通性、聯貫性的時候，我們就會痛苦了。當我們分離的時候，我們就會痛苦了。非常感謝四位領袖給我們做這麼好的講解跟指導。我不曉得瑪麗亞最後要不要再講。

女主持人：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頭，滿神父剛才也講說，如何增進溝通，這個座談會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，回看我們二十世紀人類走過來的路，我們發現人類的文明愈進步，結果我們的心靈愈空虛；科學愈發達，我們的道德愈衰敗；物質生活的條件愈好，人類的美德反而愈來愈逐漸消失。希望由各位宗教領袖幫助我們發覺我們自己人性的美德、人性本善的地方，

然後讓我們去實踐我們人性的美德，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，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心靈的改革。

男主持人：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開端，讓這個地球、讓這個世紀，能夠更美好、更和諧。今天非常感謝各位領袖來這邊跟我們做指導、開示。謝謝大家。

女主持人：我們還有大概短短五分鐘的時間，我想請各位大師為我們做一個簡單一分鐘的結論。

滿神父：我想我的結論是照耶穌教我們的祈禱，就是《天主經》，來做我自己的一個結論。我覺得跟我們今天所講的，很有密切的關係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宣揚，願你被承認為天主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凶惡。阿門！

伯格院長：我會試著在一分鐘內提出兩個重點，第一個，當我們愛某人，覺得某人值得深交，我們會想和他們分享那些我們重視的，以及我們喜愛的事物。因此我們需要學習與別人分享我們自己的精神生活，或者是流露我們彼此的精神生活。再者就是我們禮拜的方法，我們彼此接觸的方法，不只是表面功夫而已。第二點就是，所有的生命是始於內而形於外。因此有兩點，第一點，要活著，我們必須要向外推進，那就是我們需要彼此跟對方接觸，而且還要回過頭來，和生命的所在保持聯繫，我們必須要學習內在的生命，我們必須發展寂靜的內在生命。然後，當我們向外拓展時，從寂靜中，我們可以擁有某些值得慶幸的事情。

淨空法師：佛家講的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慈愛不能夠落實，都是因為人有自私自利。如果能夠放下自私自利，慈悲神聖之愛就不難落實。放下自私自利、放下名聞利養、放下一切權勢，為



一切眾生做義務的服務，這是人生真正的價值意義，至高無上的快樂就在其中。

劉牧師答：在這一分鐘結論，我就想到耶穌所說的話，面對許多的痛苦、許多的難處的時候，耶穌這樣宣告說：「凡勞苦擔重擔的，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」在這樣的裡面，我就想到，讓我們到主的裡面接受安息，然後再接受他的生命、接受他的愛，然後靠著聖靈，我們才能回去愛神、愛人。可是愛神，神看不到，所以人是神讓你有機會去表達愛神的一個機會，所以愛神、愛人。可是實際的愛人，表示我們真正愛神，所以願神的愛充滿我們每一個人。可是能施行出去的，一定要抓住它，領受生命，抓住這個愛，這個一放，下面的很快就會來到。所以，愛就是維他命LOVE，我們一定每天要吃，每天要仰望。第四單元：如何促進多元文化的和諧

男主持人：各位午安，我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，讓各位如此傑出的與會人員及貴賓齊聚一堂，討論這個非常重要的主題，那就是如何促進多元文化的和諧。我的名字是鄭建宏，Rocco Cheng，我是個臨床心理學家。近來我是亞太家庭服務中心避免青少年暴力計劃的主任，及計劃的顧問指導。容我介紹我們今天的共同主持人。

女主持人：各位午安，我非常榮幸能在這裡，我的名字是鐘瓊麗，Edith

Chung，我是南加州大學的臨床心理學家，很高興認識各位。

男主持人：我們開始先讓各位傑出的與會者，做自我介紹。我們就從鈴木博士開始，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的校長。

鈴木博士：我的名字是鈴木鮑伯，我是加州波姆那市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的校長，我在那裡已經有八年半了，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

受教育，我畢業於加州柏克萊大學，並在附近的加州理工大學Cal Tech取得博士學位。

葛希諦檢察官：我是Gil

Garcetti吉爾葛希諦，我是洛杉磯郡地方檢察官，我是在洛杉磯出生長大的，我是個移民家庭的兒子，我父親在墨西哥出生，他是個沒有讀過很多書的人，也不曾在任何一所學校畢業過，並經常和警察有糾紛。根據法律，我是洛杉磯區的法律執行首長，我們大約有一千一百位檢察官。我們每年大約處理八萬到九萬件重罪案件，二十六萬件輕罪案件。但是這份工作對我而言，不只是起訴而已，而是防止犯罪。

男主持人：我們接下來的這位貴賓是淨空老法師，他是全世界淨宗學會的創立者，以及精神導師。他出家已經四十年了，他在全世界倡導成立了五十多所淨宗學會。過去十年來，他不斷的推廣多元文化的教育，促進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之間的彼此了解，我們非常榮幸能請淨空法師來到此地。

徐議員：謝謝各位的邀請，我是Paul

Zee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徐惠誠，我有兩份工作，我的全職工作是南帕薩迪那市的市議員，做過兩任的市長，這是一份全職工作。可惜的是這份工作沒有給我任何收入。因此我有另一份工作，每天只花兩到三小時，我就可以賺到足夠的錢照顧我的家庭及小孩。我是個生意人，擁有一份小型企業，銷售安全器材給這裡主要的工廠，地址在阿爾蒙特（E L

Monte）。我是第一代的移民，我出生在中國，在香港長大，在二十幾年之前來到這裡。所以我深深的了解移民的需要，和他們關心的事情，我也明瞭在第一代移民，和所謂的美國社會主流之間所存在的文化差異。待會兒我將很高興和大家分享我的觀點。

男主持人：謝謝您，謝謝各位嘉賓。在我們開始之前，我想重溫一些主題，並且介紹我們今天的翻譯高偉杰先生。高先生是南加州大學的研究生，他將幫我們為淨空法師翻譯。

對於今天的討論，我們希望達到三個目標，第一是經由各位不同領域的領袖，談談有關多元文化和諧這個主題。使我們聆聽並從中學習你們的經驗及智慧。第二是找出方法解決社會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，它可能是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，或是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們，這是我們的第二個目標。第三是找出以及探索一些方法，來讓各個不同族群能共同合作，從而使我們達到多元文化的和諧。我們希望通過這個研討會，達到這些目標。然後，我將讓瓊麗為我們察看，這是下午的工作項目。

女主持人：就像我們在這裡看到的，這本身就是一個多元化的團體，我想提出一些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方針，第一、我希望各位能互相尊重彼此不同的說法，不同的意見。以及我們試著不要彼此對談，我們會對你們個別提出問題，您可以發表您自己的意見，大約三到四分鐘。然後我們會留大約十五分鐘讓大家互相交流討論，建宏和我將主持今天三個部分的研討。

男主持人：我想表示我特別的感謝之意，對今天參與座談會的與會者，以及贊助者洛杉磯淨宗學會（他們是非營利宗教團體，推展一些佛陀教育的事情）。近幾年來，由於淨空法師的教導，他們也非常努力試著達到不同文化的彼此了解以及和諧，還有宗教之間的相互認識。我真的很感謝他們努力促成這個專題座談會，對我們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讓我們今天在一起討論這個主題。因為這是一個千禧年，人們內心滿懷新希望，這是個新世紀的開始，希望我們能談談這個主題，以幫助社會中不同族群達到這個共識。這個星期，我們在慶祝馬丁路德的生日，他代表了促進互相了解，

和平、和諧的精神，因此我們今天的討論是很契時機的。我們從向徐議員提出問題開始。

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的社會，尤其是在洛杉磯，人們來自於種種不同的文化、種族及社會背景。以南帕薩迪那市為例，您是那裡的市議員，那裡的人口統計資料，在過去幾年之間變化非常的快速。我們知道當一個小團體的結構及成員發生快速的變化時，通常可能產生某些誤會，有時甚至於發生衝突。您是否能和我們分享，在您的社區裡，由於人口快速變遷，所導致的最常見的衝突及誤會。

徐議員：請允許我說一個笑話，有人告訴我，做為人，我們只對一個變化不反抗，而且實際上是盼望改變，就是當我們還是嬰兒，父母親正在為我們換尿布的時候。除此之外，做為人，我們不喜歡變化，我們對變化會產生反抗。在一個社會，當人口統計資料發生變化時，有些人稱之為是歧視，而我不這麼看，我稱它作抵抗。基本上來說，當人們不了解你時，他們會按自己的想法和猜測，試圖發掘你的背景、哲學觀，因而會產生許多抵抗，現在像南帕薩迪那這樣的小城市，我們經常讚歎說，我們的城市是一個真正的模範城市。不同種族的人，工作、生活在同一社區，我們是怎麼做到的呢？我用一個絕妙的字—參與，或者換一個說法—參加，只有通過參與，彼此才有更好的認識，你才能了解對方的思想和信仰。真正在一個團體裡，一起工作後，這種抗拒就會逐漸消失，最終會達到彼此的信任，你才真正工作在一個社區。

女主持人：剛才議員談到對不熟悉的恐懼和對變化的抗拒。下一個問題我想請葛希諦先生，是否能提供一些您在工作職位上所遇到的一般仇恨罪行的案例。

葛希諦檢察官：仇恨罪行發生在不同層次，大部分的仇恨罪行是由年輕人、青少年所犯的。如果我說些非常難聽的話，有關你的

種族，你的膚色、你的眼型，那不是仇恨罪，或許當你聽到這些會使你生憎恨，但是在我們國家，言論自由是受到美國憲法保障的。另一方面來說，如果一個年輕學生，走過來對你用粗魯的言語做種族的毀謗，然後用拳頭打你，現在構成仇恨罪行。因為他揍你、打你的唯一原因，是因為他不喜歡你的眼型，你的膚色或你的宗教，無論任何事情。這就是我的辦公室開始參與的原因。我們是洛杉磯地區首席的檢察局，通常大家是在事後來找我們，在案發以後，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某人犯罪。如果有，我們就進行起訴，然後我們尋求公正的審判，並非是最大的判決或指責，是求公正的審判。例如可能是一個年輕人，他打了你一次，但是他沒有過任何的犯罪記錄，我們要根據審判原則、犯罪審判制度，來對這個年輕人進行恰當的判決。

過去我們的習慣作法是到處以刑罰就停止了，但是我說不行，做得還不夠好，因為你所做的只是懲罰這個年輕人，他並沒有學到任何東西，他只是被判刑坐牢而已，等他出獄，他還是那樣的行為。因此我們能做的是改變，他對少數民族或宗教，或任何他可能存在的問題的態度。我們和聯邦政府共同開始進行一個項目，聯邦政府給我們資金，我們在洛杉磯羚羊山谷區開始了這個項目，叫做JOLT，名為青少年犯罪者學習容忍項目。我們的目的，是教那些已顯示種族、宗教偏見或仇恨心理，或者已經參與仇恨罪行的年輕人學會容忍。而不是讓他們一步一步發展下去，愈來愈糟，成為光頭黨徒。（當然不是指尊敬的老法師。）但是我認為我們和他們及他們的家長共同一起來教容忍，這是很重要的。我們國家最重要的資產，是多元文化、多元種族、多元宗教方面的社會，他們應該為此覺得榮耀，而不是感到害怕，或感到受威脅，因為別人有不同的膚色，或學習不同的宗教。

女主持人：如市議員所說，似乎這裡有連帶的關係，當人因膚色、文化多種的不同，而造成無理性的罪行，你的注意力是不懷疑，用教育及從擴大的角度來觀察。

葛希諦檢察官：是的，你瞭解如果有人參與和真的侵犯，如果一個人不喜歡你的膚色或你的種族，不是只打你一次而已，而是把你打倒，開始踢你，打斷你的鼻子，襲擊你的眼睛，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，我們不包括這種人在我們的學習項目之中。對這樣的人，我們會懲罰他，讓他長期住監獄，希望有其他項目來幫助他們。我現在的目標是針對前面提到的那種罪行，而保護你們最好的方法，是把那種人從街上帶走。

女主持人：等一會兒我們將回過頭來談這個問題及解決的方法。謝謝您。

男主持人：在我們的社會確實存在有誤會，這些很可能引發潛在性的衝突。我想請教淨空法師，由宗教的觀點，您認為什麼是衝突的來源。

淨空法師：在宗教教育裡面，所有一切病態，就像一個人的身體一樣，我們血氣不通了，有了障礙，這個人才會生病。如果我們的血氣暢通，這個身體就很健康。一個社會就像一個人一樣，人是許多細胞組成的，社會是許多有情眾生組成的，如果人與人之間能夠保持溝通，保持往來，這就是血氣暢通。所有一切社會的弊病，都是人與人之間少接觸，甚至於不願意接觸，互相猜疑，互相疑忌、忌諱，於是產生很多錯誤的觀念、錯誤的看法、錯誤的想法，變成錯誤的行動，就造成許許多多的矛盾、衝突、災害。這個問題解決還是教育、要教學，像檢察官所說的一樣，事先要有很好的教導，使他了解各個不同的族群，各個不同的宗教，他們的歷史、他們的文化、他們的優點，我們對不同種族、不同宗教，就會產生尊敬

心、愛好之心，這樣就能和睦相處。

女主持人：這段最後一個問題，我想請教鈴木博士，我知道在加州州立理工學院的校園裡，確實有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，您是否可以給我們一些校園內不同群組衝突的例子。

鈴木博士：加州理工學院校園人口確實是多種類的，大約 70 % 的學生是有色人種，其中大約 40 % 的學生是亞太裔的美國人。我們非常幸運，在加州州立理工學院並沒有發生真正很嚴重種族衝突事件，有些小事發生。但是據我所知，其他大學經歷過比我們更嚴重的暴力衝突。我想這可能是由於我們確實已設立許多促進多元文化和諧的項目，促進不同學生群組之間有更大的溝通交流。

去年我真的很感動，當我們在慶祝馬丁路德金的生日時，在校園裡有遊行。不僅是非裔的美國人，所有每個不同種族的人，都參加遊行。有一件事我們在大學特別強調的，是當我們尊重不同的族群，並促進不同的族群，我們也覺得不同族群應該攜手合作，而成為更鞏固的一體。美國的理念是從不同中團結為一體，可是說容易，做很難。我想我們必須同時強調，當我們促進多元文化時，我們必須尊重不同的族群，我們必須促進多元文化。但不會做到因此而失去社會的團結性，我們多次強調，我想任何組織的領導階層，如果能將這個信息遍及整個組織，這能幫上大忙。幫助加州州立理工大學，這是一個教育機構，我們有許多教育的項目能促進和諧。這些是我們所經歷過的一些事情。

女主持人：在這個階段，討論了幾個問題，有關於相似的地方及改變的地方，是什麼原因或來源，造成不同族群的衝突，您對不同的族群存有偏見，或是典型的感覺以及偏見，您是否能說出您的看法，這是從那來的，為什麼人們會被影響。

徐議員：我想有幾個基本的因素，我們必須要確認。第一，我

們必須承認，美國這個偉大的國家，確實是由移民組成的，不論你和你的家庭是90天前才移民來這裡，或是90年前移來這裡，你是從移民家庭來的，真正的美國人可以說是美國印第安人，這我們必須要承認。第二個因素是什麼是主流，人們通常會視主流這個術語是指白人，我並不同意，或者如果你指的是西裔的美國人，或亞裔的美國人，不，我想正確的身份證明是無論何時何地，例如今日在洛杉磯。如果你加40%的牛奶是指白種人，40%的蜂蜜是代表西裔和亞裔的美國人，可能有一些少數百分比的巧克力，代表非裔的美國人，你把這些混合在一起，這個特殊的飲料，在我心裡就是所謂的主流。所以，主流會依時間地點而改變，一旦我們了解這是什麼樣的國家，是移民組成的國家，什麼是主流，在任何特定的時間及地點，根據種族的組成，人口統計的組成，這就是主流。這樣做之後，突然之間，我們將這個色系設定，我們就能說我們真的是主流之一，我們是這個社區的一部分。自然的這類的阻力，或是我們所謂的差異，將很容易的消失。儘管如此，對許多人我必須要說，很不幸的並不知道這裡的基本因素。通常我們會認為主流是白人，或我是美國人，你是來自外國的外國人，這完全是不正確的。

葛希諦檢察官：如果我明瞭您的問題，多元文化社會固有的問題，像是我們的社會，在我看來是來自於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無知。對另一方面的無知，也許它是宗教團體，國家團體亦或是種族團體，無論它是什麼。以前我的兒子在東部念大學，他開始和一個美籍中國女性約會，我們和她的家庭變得非常親密，她希望她的女兒能嫁給華裔美國人。我們觀眾席上傳來些笑聲，尤其是來自於女性。我知道這裡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都知道這裡發生什麼事。你到亞美尼亞社區說任何話，都沒有問題，你可以和不是亞美尼亞的人約會，但是我要你和亞美尼亞人結婚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有點害怕。我能了



解，我們有傳統，我們有文化，我們並不是想失去它，我們擁有豐富的世襲傳統。會怎麼樣呢？如果你和一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結婚，你會忘記這些嗎？我會希望他們不會忘記，現在我的兒子和他的前女友，仍是非常親密的好朋友。他們不會結婚，然而無論如何，這個富裕我們都能見到。我曾說過我主要是墨西哥裔的人，我母親也是墨西哥人，我有四分之一義大利血統，我的妻子恰巧是猶太人，我的小孩是什麼？他們是洛杉磯人，那就是他們，他們是這偉大文化的見證，我想我們共同有的，他們每一個人必須做我們所做的。如果你不了解一個宗教、一個種族，去了解他們，你將會發現許多很美好的事情，你會因此也想做同樣美好的事情。

女主持人：我們下一個會談問題，是如何解決這些衝突。我們這段大概還剩下兩分鐘，不知您想加意見嗎？

鈴木博士：我同意葛希諦先生的看法，無知的確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，然而我想還有另一個因素，那就是不同族群競相爭取希有的資源。歷史上，如果你看加州，看不同種族之間的衝突，乃是起因於資源的希有，我想老法師所說的，關於身體哪裡阻塞就會導致疾病，我想這是同樣的。當我們的社會中，有的族群沒有管道獲得足夠的資源，那就有點像是身體中某處有了阻塞，我們必須處理不同族群資源擁有量的巨大差異，我是指不幸的貧窮。在我們社會裡，我們必須努力消除它，試著在我們社會中，使資源擁有量比較平衡。我想那是另一個因素，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的。

女主持人：非常感謝您。接下來我們進行討論，我聽大家都很熱心的想如何解決這些衝突，並為此而採取一些行動。我們非常感謝葛希諦檢察官來到這裡，我知道您今天必須提早離開，所以下一段一開始，我會先向您提出問題。

